

给春天写诗

白海燕

去单位的路边有河，河边有柳。每过新年，我总会一天一天察看柳的动静，以确认春的行迹。

我相信，春天的到来，最先一定是在柳枝上留下浅浅的脚印。因为，自古杨柳最多情，东风的半点暖，它一定会感动、呼应。

若问几时春，河边向柳询。多情谁可比，一点暖倾心。

早上，常去林子里听鸟啼。这时候，每一声都笃笃有力，每一声都鼓舞人心，那么多的小嘴，都像在啄冬天这枚厚厚的卵。

而春，正一点点破头而出，茸茸的，嫩嫩的，让人爱得心痒痒呀。我在我诗中写道：

最爱鸟啼晨，啾啾弄好音。啄寒如破卵，跃跃万头春。

午睡醒来，听楼下孩子的笑声。

好久没听到这样有爆发力、感染力的笑声，像把阴雨天给耽搁的笑都给补偿回来，像满树繁花在阳光下噼噼啪啪地开。

一栋楼都被笑得晃动了。我也兀自笑起来。

春天的经典表情，就是笑啊。

何须阡陌觅殷勤，但有儿童在处春。笑若花开纷作响，声惊楼上醒来人。

“何须等叶生，花绽已星星。不忍寒如夜，迎春速举灯。”

我说的是迎春花，把它小小、黄黄的灯盏举起来了。

举在河边，举在小区的树下，也举在我的飘窗上。一嘟噜，一嘟噜，明亮，温暖，希望。它在迎春啊。

阳光下，那些小蓝花，精魂般的小蓝花，叫婆婆纳。

那么那么小，小成一个美丽的秘密，低低地，耳语一般，说给刚醒来的大地听。

“虽道此身小，知春我最早。东风一点情，也报十分好。”

“分明雨霁才三日，却见纷纷柳爆芽。小李旁边急红眼，逢人昭告也将花。”

小叶李，说的可是你哦。你看，你身上的蕾可不像红了的眼睛？人家有动静，你也犯急吧？别急别急，它发它的芽，你开你的花。

初春，难说有色，最多是个意，那点意思、意象、意味。

它在两个季节的交接处，还没形成自己的特点。春色易描，一个“初”字却难表现啊。

“初春苦画成，遥看仅烟青。少女心幽妙，朦胧道不明。”



立春（版画） 刘晓宇 作

满族游戏

程远

千百年来，在关东这片土地上，勤劳、善良、勇敢、聪慧的满族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满族文化与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。满族游戏，就像那滔滔不息的黑龙江水伴随着人类的脚步，从远古走到今天。

于是，我们听到这样动人的声音，看到这样鲜活的画面：纪纪灵，跑马城，马城开，打发格格送信来。

要哪个？

要红玲。

红玲不在家。

就要××他（指某一儿童姓名）。

被点名的儿童便向对方飞跑冲击，对方则紧紧拉手阻挡。如冲过去，便可领回一名儿童作为俘虏，否则就要留在对方成为人质。在关东，类似这样的游戏随处可见，场院里，校园中，乡路上，时时会留下孩子们跳跃的身影和朗朗的笑声。但这些游戏，也并非只是孩童们的专利，它也同样摇动着大人们的心。你看，一个老祖母与她的小孙子正坐在火热的炕头上拉着胳膊，唱着歌谣，沉浸在美好的情境中：

拉锯，扯锯，姥姥门前唱大戏。

接姑娘，换女婿，小外孙也要去。

在众多的满族游戏中，最普遍流行的当属改绷与抓嘎拉哈了。

改绷又名翻绳，这是女孩子尤为喜欢的游戏。一条三尺长的线绳套在两个对面坐着的女孩的手指上，系成环型绷套，再经过四只小手的上下翻转，不停地变换着图形，改变着花样。那状如盘肠手绢马槽锣捶鸡臀的图案，就争先恐后地一一呈现出来，直到花样翻尽为止，而胜者永远属于花样最多的一个。

抓嘎拉哈则是满族游戏中最为著名的一种，男女老少均可参加。嘎拉哈是锡伯族嘎尔出哈的译音，意即兽类的骸骨。据《柳边记略》云：童子相戏，多剔獐、麝、狍、鹿前腿髌骨，以锡灌窍，名嘴什哈。或三或五堆地上击之。中者尽取所堆，不中者与堆者一枚，多者千，少者十百，各盛于囊，岁时闲暇，虽壮亦为之。古时候，生活在关东的锡伯族满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，都以狩猎游牧捕鱼为主，每当捕到獐、狍、鹿、羊等，就先将髌骨取出保存。又因其小巧玲珑，具有明显特征，且携带方便，在军事、生产空隙间，尤其是冬季农闲时节，随着扭秧歌唱大鼓的到来，村内和村落之间，争相举行抓嘎拉哈竞赛活动。竞赛可以一对一，二对二，甚至一户对一户，热热闹闹，吵吵嚷嚷，其规模足以与今天的乡村运动会相媲美。

嘎拉哈的四面分别称为壳儿，背儿，睁儿，驴儿。为了美观和玩法的需要，有的把嘎拉哈又染成红、黄、绿、蓝等不同颜色。嘎拉哈的玩法大致有两种：抓嘎拉哈和摆跤，又细分为一箭穿心、回手加鞭、背弓骑射、卧鞍闯阵、棒打抱子、河心网鱼、三羊开泰、樵夫一斧、猛虎下山等等不一而足，富有鲜明的民族印记和地方特色。

总之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方人又创造了一方文明。尽管这些游戏诞生的年代距今已经很遥远，尽管现代的孩子很少抓摸那个叫做髌骨的东西，尽管已经进入数字时代，但我依然相信，这些浓缩着关东民俗精华的游戏，经过岁月的洗炼，定然会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，一代一代地丰盈起来，成为黑土欢场上的一道亮丽风景。

大石岭

王建华

我终于看见了连绵起伏的大安山，看见了烟波浩渺的泊湖。

时令是初冬，我去大石岭。

上午的阳光依然炫目。大安山像一道屏障，一道绿色屏障环绕着大石岭，蓝天之下，大安山上一个接一个风力发电风车缓缓地转动着巨大的叶片。山是风骨，山是脊梁，山是顶天立地的铁血男儿。泊湖是一面万顷波光的银镜，在大石岭的东南方向反射出万道金光，几条渔船泊在湖面上似乎一动不动，湖水深处鱼跃虾戏，鳖游蟹舞。水是眼睛，是灵魂，是万种柔情的娇美女子。

此时，我们就行走在五合村、东湖村、大石岭村乡村光洁如镜的柏油路或水泥路上。只有此时，我仿佛是乡村路边自由恣肆的一朵野花或一株野草，然而，我被眼前一切深深震撼。

他就坐在我面前，一个皮肤黝黑，说着普通话的年轻人。他叫董章建，大石岭村新官上任，书记、主任一肩挑的年轻人。他说：“我想……我想……我想……”一个有冲劲，敢闯敢试，一个有思想，前瞻性强的年轻人，说起乡村发展、产业振兴如数家珍，头头是道。

百闻不如一见。

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瓜蒌种植基地。泊湖的风从湖面上轻轻吹来，在初冬艳阳的照耀下，由绿渐渐转黄的瓜蒌藤和叶在瓜架上，像撑开的无边无际的大伞一直铺向远方。

走在我们一行人后面，是一个沉默如大安山一样的中年人，他叫王吉华，脸上时时浮现着散漫的笑容。他中学毕业后出去闯世界，他有几桶金，我不好详问。如今，他回来了，回到了生他养他的五合村，承包了这片五百亩被撂荒多年的土地，种植瓜蒌。

人心又回到土地上来了，绿叶对根总是怀着眷恋之情。

田还是那块田，改变的是种田理念、技术和方法。因地制宜，因地施策，合理利用，“稻田综合种养”既保障了“米袋子”，又丰富了“菜篮子”。何乐而不为？

在大石岭，一定要去拜谒背靠大安山，面朝泊湖的“大石岭农民暴动纪念碑”和“抗日英烈园”。

心里默念着历史，脚步格外沉重。路边一棵梓树，巨大的枝丫托着火红的叶子，在冬日阳光下映红了高耸的纪念碑。树上有些叶子摇摇欲坠，用力在风中挣扎着，有些叶子像一只只火红的蝴蝶在风中飞舞。几株青翠的灌木布满了一张张银丝般的蜘蛛网，网上躺着些许残叶，如血一样鲜红。

纪念碑远远望去就像三把直立的大刀，寓意太、宿、望三县人民高举大刀，进行武装斗争。碑座的正面黑色大理石上刻着安徽省政协原主席张凯帆题写的“大石岭农民暴动纪念碑”十个大字。另两面分别在黑色大理石上刻着暴动简介和烈士的名字。

“抗日英烈园”带着生命的寂静。墓园的围墙边上，几株似枯未枯的茅草在风中抖瑟着，似在诉说当年的血雨腥风；几块断裂的墓碑上字迹已经模糊难辨，历史总是隐藏在某些模糊的文字背后；方砖铺就的地面，砖缝里塞满了绿色苔藓，仿佛在时光深处张望。第五战区第十一挺进纵队第一支队抗战阵亡烈士就长眠在这里。

不畏生死，至死为荣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。

拜谒这样的墓园，犹如审视自己逐渐老去的脸。衰老在我的脸上步步紧逼，面容的各个部位一点一点发生变化，目光凄切无神，额上皱纹如同斧砍刀削。衰老的过程冷酷无情。我被时光惊吓到了。

一群鸟从纪念碑上空飞过，飞向大安山。大安山，多么祥和的名字，没能吸引文人墨客，却是鸟儿的向往，我不知所以，我却相信大自然都有自身的暗码和秘密。

